

大加
乘寺所藏賀

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

例　言

一 校訂は、つとめて原本の體裁を重じ、聊も獨斷を以て、改變することを避けた。

一 本文の側には、間々異本によつて校合せられたる文字あれど、後人の添加とむぼしきものは之を省き、校訂者の私見は、一々括弧を用ひてその傍に附註した。

一 本文中、恵の字は、人名を除くの外は總て之を慧に改め、その他摠及び惣等は之を總に、地名の懸は縣に、經名の密は蜜に、又着は著に直すこととした。

一 本文には、返點句讀點等が附加せられてゐるけれども、誤讀と思はるゝもの多きを以て、總て校訂者の見解に従つて、任意訂正することとした。

一 大乘寺住職渡邊玄宗老師には、長期に亘つて、此貴重なる原本を貸與せられ、校合その他研究に多大の便宜を與へられた。茲に深くその御道愛を謝するところである。

校訂者　大久保道舟識

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序

性體虛空、本無名相、佛祖出興、示以正法者、良由衆生妄失其本也、故初有六佛而釋迦紹出焉、釋迦七七年導化、復憫後五百歲、鬪諍堅固、遂以正法付迦葉、受金襴信衣、俾妙明之種性不滅也、衣衣相受、法法相承、列位西乾二十有八、東土正法自達磨始興、二祖出于北齊、三四興于唐代、曹溪六祖得衣法於黃梅五祖、是時刺史韶牧等、請六祖於大梵戒壇、受無相戒、說摩訶頓法、門人錄其語要、命曰壇經、夫吾祖傳衣、三更受法、命若懸絲、而說是經、則普告僧俗、令言下各悟本心、現成佛道者何耶、蓋此非吾祖一時之直指、實欲傳乎後鬪諍之歲也、今則門風百種、解會千般、努

眼擰眉、尋言舉古、忘情絕念、自縛無繩、詆毀明師、紛紜矛盾、豈知有壇經之可龜鑑者哉、謹再刊傳、庶幾學者悟其本焉、

政和六年丙申元旦 福唐將軍山隆慶庵比丘存中序并書

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卷上

一韶州刺史韋璩等衆請說法

二大師自說悟法傳衣、

三爲時衆說定慧、

四教授坐禪、

五說傳香懺悔發願、

六說一體三身佛相、

一衆請說法

大師從南海上至曹溪韶州刺史韋璩等請於大梵寺開法結緣、

受無相戒、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大師是日於法座上、說摩訶頓法直下見性、了然大悟、普告僧俗、令言下各悟本心、現成佛道、座下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刺史官僚儒宗學士六十餘人、同請大師說是法門、刺史韋璩令門人法海、抄錄流行、傳示後代、若承此宗旨、學道之者、遞相傳受、有所依憑耳、

二悟法傳衣

爾時大師既昇座已、而示衆言、善知識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大師良久不語、自淨其心、忽然告言、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大師言、善知識且聽某甲行由、得法事意、某甲嚴父、本貫范陽、左降嶺南、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少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便令送至

官店客收柴去、某甲得錢却出門外見有一客讀金剛經、某甲一聞心便開悟、遂問客言、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馮茂山禮拜五祖和尚、見在彼山門人一千餘衆、我到彼山聽和尚說法、常勸道俗、但持金剛經、卽得見性、直了成佛、某甲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某甲將充老母衣糧、令某甲便往黃梅禮拜、某甲安置母訖、便即辭親、不經三十餘日、便到黃梅、禮拜五祖、問曰、汝何方人、來此山中禮拜、今向吾邊欲求何物、某甲對云、弟子是嶺南人、新州百姓、遠來禮師、唯求作佛、不求餘物、五祖責曰、汝是嶺南人、又是獵獵、若爲堪作佛、某甲言、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獵獵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大師更欲共某甲久語、且見徒衆總在身邊、乃令某甲隨衆作務、某甲啓

和尚言、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種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五祖言、這獵獵根性太利、汝更勿言、且去後院、有一行者、差某甲破柴踏碓、八箇餘月、五祖一日忽見某甲言、吾思汝之明見、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言、汝知之不、某甲言、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衆人不覺、五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供養、只求福田、不出離生死苦海、汝自性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後院自看、有智慧者、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汝等偈若悟大意、付汝等衣法、爲第六代祖火急便作、不得遲滯、思量卽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掄刀上陣一般、衆得處分、來至後院、遞相謂言、我等衆人、不用^{證力}呈心用、意作偈、神秀上座見爲教授之師、必是他得、我等謾作偈頌、枉用

心力、諸人聞語、各自息心、咸言、我等自可依止神秀、卽得、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心偈意者、爲我現作教授之師、我須作偈將呈、若不如然、和尙那知我見解深淺、我將心偈呈師、卽得求佛覓祖、却同凡夫、奪其聖位無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三間步廊、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變相并五代血脉之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體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過、一十三度、乃自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和尙見、忽若道好、卽出禮拜、云是我作、若道不堪、自我性迷宿業障重、不令得法、枉在山中、受人禮拜、何名修道、言訖、夜至三更、於南廊下中間壁上、秉燭書題所作之偈、人盡不知、偈曰、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莫使染塵埃、

秀書偈了、卽便歸房、一心思惟、聖意難測、五祖喫粥纔了、擬喚盧供奉書、忽見其偈、便謂供奉言、某甲不書也、却奉十千、勞供奉遠來、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但留此偈、令人誦、依此修行、免墮三惡、有大利益、五祖喚門人、燒香偈前、令凡人見生敬仰心、汝等盡須誦取、悟此偈者、卽得見性、依此修行、必不墮落、門人盡誦、皆歎善哉、五祖夜至三更、喚秀入堂、問是汝作此偈不、若是汝作、應得吾法、秀言、罪過、實是秀作、亦不敢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心有少智慧不、五祖言、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離凡愚、依此修行、即不墮落、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即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

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即是真實、見_二自本性、若得_二如_二是見者、即是無上菩提、自性與體相應、乃能度人、始得名師、五祖言、汝且更去、思惟作一偈來、吾看、若得_二入門、見_二自本性、付_二汝衣法、爲_二人天師、吾不惜法、汝見自遲、神秀作禮便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睡夢之中、後兩日間、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某甲一聞、便知此偈未見_二本性、某甲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是何偈、童子曰、爾這獵獵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傳衣法、令門人作偈來呈、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爲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五祖令門人盡誦此偈、若得悟者、即見_二自性成佛、依此修行、即不墮落、某甲言、我在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亦要

誦取結來生緣同生佛地、童子便引某甲至偈前、禮拜了白言、某甲爲不識字、請一上人爲讀、某甲得聞、願生佛地、時有江州別駕張日用、便高聲讀、某甲一聞、即識大意、啓曰、某甲亦有一偈、望別駕書安壁上、別駕言、左右盡是公卿、王侯、名山尊德、尙不敢作、獵獵爾是何人而欲作偈、甚爲希有、某甲言、若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俗諺云、下下人有^(有脫力)上智、上上人勿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張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爲汝書、汝若得法、先度於吾、勿忘此言、偈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

說此偈已、僧俗總驚、山中徒衆、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

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五祖見衆人盡怪、恐人損他、向後無人傳法、遂便混破、向衆人言、此偈亦未見性、云何讚嘆、衆便息心、皆言未了、各自散歸、不復稱讚、五祖其夜三更、喚某甲、至堂內、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爲某甲說金剛經、恰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便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某甲啓言、和尚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不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無動無搖、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性、乃報某甲言、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心印頓法及衣鉢、汝爲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迷人、將衣爲信、稟代代相承法、即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性、佛佛唯傳本體、師師默付本心、令汝自見自悟、五祖言、自古傳法、命似

懸絲若住此間、有人害汝、汝須速去、某甲言、某甲是南中人、久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某甲領得衣鉢、三更便發歸南、五祖相送、直至九江驛邊、有一隻船子、五祖令某甲上船、五祖把櫓自搖、某甲言、請和尙坐、弟子合搖櫓、五祖言、只合吾度汝不可、汝却度吾、無有是處、某甲言、弟子迷時、和尙須度、今既已悟、過江搖櫓、合弟子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某甲生在邊方、語又不正、蒙師教旨付性、今已得悟、卽合自性自度、五祖言、如是如是、但依此見、已後佛法大行矣、汝去後一年、吾卽前逝、五祖言、汝今好去、努力南中、五年佛法難起、已後行化、善誘迷人、若得心開、與吾無別、辭違已了、徑發向南、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不知逐後數十人來、欲趁某甲奪衣取法、來至中路、餘者却廻、唯一

僧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麁惡直至大庾嶺頭趁及某甲便還衣鉢又不肯取言我欲求法不要其衣某甲卽於嶺上便傳正法惠明聞說言下心開某甲却令向北接人某甲後至曹溪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經逾五年常在獵中雖在獵中常與獵人說法某甲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大衆同會得聞此法乃是過去千生曾供養諸佛方始得聞無上自性頓教某甲與使君及官僚等有累劫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某甲自智願聞先聖教旨各須淨心聞了願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大師言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示導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也

三爲時衆說定慧、

師言、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爲本、大衆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軀、慧是定用、卽慧之時定在慧、卽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卽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定慧各別、作此見者、法卽有二相、口說善心中不善、定慧不等、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卽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卽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法我、不離四相、善知識、一行三昧、常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無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是、早已執迷著、除妄不起心、卽是一行三昧、此法若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善知識、道須通流、心若住法、名爲自縛、若言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不合被維摩詰呵、善知識、又見有人

教坐看心看淨、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卽有數百人、如是相教、故知大錯、善知識、定慧由如何等、由如燈光、有燈卽光、無燈不光、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是定慧法、亦復如是、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契、悟者頓修、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卽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已來、先立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何名無相、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不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諍之時、並將爲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爲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卽無縛也、是以無住爲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爲無相、能離卽法體清淨、是以無相爲體、善知識、

於諸境上、心若能萬境常寂、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莫百物不思、念盡除却、卽無別處受生、學道者莫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爲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爲宗、只緣口說不見本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卽是塵勞邪、然此法門、立無念爲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真如本性、真如卽是念之體、念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卽壞、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見聞覺知、不染萬境、真性而常自在、外能分別諸色相、內於第一義而不動、善知識、此門坐禪、亦不看心、亦不看淨、亦不言不

動、若言看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看也、若言看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看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看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是功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閉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也、若看心看淨者、却障道也、

四教授坐禪、

師言、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碍、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本性、不亂爲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爲禪、內不亂爲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爲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

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也、外禪內定、是爲真定、淨名經云、其時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五傳香懺悔發願

師言、善知識、某甲一會在此、皆共有緣、今各胡跪、傳自性五分法身香、一謂戒香、卽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妒、無貪嗔、無刻害、名曰戒香、二定香、卽覩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即是也、三慧香者、自心無癡、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著、畏上愛下、矜孤恤貧、此名慧香、四解脫香、卽自心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碍、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者、自心既無攀緣善惡、不可沈空守寂、卽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言滿天下、無口過、

行滿天下無怨惡、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莫於外覓、今與善知識、無相懺悔、滅除心中河沙積劫罪、善知識、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惡念一時除、自性自除真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誑妄染、除却從前憍慢心、永斷名爲自性懺、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疽妬染、除却從前疽妬心、永斷名爲自性懺、已上三遍唱師言、今既懺悔已、一時逐某甲道、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邪迷衆生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無上自性佛道誓願成、已上三遍唱師言、善知識、心中衆生、不道衆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莫道是某甲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疽妬心、惡毒心、如是心者、盡是衆生、

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卽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衆生、將正見度、旣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惑衆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爲真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邊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其善法、是名真學、又佛道無邊誓願成、卽常須下心行於普敬、離迷離覺、當生般若、除眞除妄、卽見佛性、卽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師言、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受^{我力}無相三歸依、善知識、歸依覺二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衆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爲師、更莫歸餘邪迷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某甲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二足

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卽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妄念、雖在自性、皆不染著、名衆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卽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性不歸、無所歸處、今旣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也、

六說一體三身佛相

師言、善知識、各各志心、某甲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善知識、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某甲道、於白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白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於白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已上三遍唱

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爲
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世佛、善知識、
聽說、令善知識於自身中見_兩自性有三世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
不從外得、何名清淨法身、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
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
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爲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衆雲散盡、
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雲天、亦復如是、善知識、
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
明朗、若遇知識、聞真正法、自除妄迷、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
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
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不善心、痴妬心、憍誑心、吾我心、

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行於普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爲變化、思量惡事、化爲地獄、思量善事、化爲天堂、毒害化爲龍蛇、慈悲化爲菩薩、智慧化爲上界、愚癡化爲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廻一念善、智慧即生、此是自性化身佛、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爲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師言、自性起一念惡、報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報得河沙惡盡、直至無上、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爲報身、善知識、

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自悟自修
自性功德、是真自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歸也、但悟
自性三身、即識自性大意、

施主尼無求

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卷上

寧

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下

(卷脫カ)

七說摩訶般若波羅蜜

八現西方相狀 武帝功德附

九諸宗難問

十南北二宗見性

十一教示十僧 示寂年月附

七說摩訶般若波羅蜜

師言善知識既識三身佛了更爲善知識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各各志心諦聽世人終日口念本體不識自性由如誦食口但說

空、萬劫不得見性、某甲與說、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說、口念心不行、如幻如電、口念心行、即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由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喻此大空、自性眞空、亦復如是、善知識、今聞某甲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空、若空心淨坐、即落無記空、終不成佛法、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象、日月星宿、山河泉源溪澗、一切樹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師言、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名爲大、萬法在自性中、若見一切惡之與善、盡皆不捨、亦

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淨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輩人、不可共說、爲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廓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遍知一切、一切都是、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此是善知識、一切般若智心、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眞自用、一眞一切眞、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慧、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眞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語、漢言到彼岸、解義離生

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是於此岸、覩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爲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眞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相應法身等佛、善知識、煩惱即是菩提、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來、三世諸佛、皆從中出、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若人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爲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爲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在、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無妄、莫起誑妄、用自眞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

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不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爲大智人說、爲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龍下雨於闇浮提、漂流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王於江海中、將身攬上、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諸水衆流、却入大海、合爲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由如草木根性自小、若被大雨、皆悉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之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亦有悟不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

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爲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_{自性}、即是小根、聞其頓法、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邪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溢、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經書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因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爲小_故、智爲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爲愚人說法、令其悟解心開、愚人若悟心開、即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源自性清淨、識心見性、皆成佛道、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

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眞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示導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識、望得解脫、無有是處、自心內知識自悟即是、自若心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自心若正、起般若觀照行力、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爲無念、用即遍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從六門走出、於六塵中、

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同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莫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位地、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常見吾法身不離汝左右、善知識、將此頓教法門、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受持而不退者、欲入聖位、然須傳受從上已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汝等誦取、言下令汝迷罪消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即與諸佛同一例、
五祖唯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志心求、

師言今於大梵寺中說此頓教普願法界衆生於此言下見性成佛、師說法了、韋使君與官僚道俗一時作禮無不悟者皆歎善哉
希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也、師曰、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無功德之人、爲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身是功、自修性是德、德即不輕、常行普敬、韋使君默然作觀、師言、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理、非我祖師人在過、使君頂禮、願爲弟子、又問、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經、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不願爲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某甲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即有十萬八千、若說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只爲下根、說近爲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

八示西方相狀、武帝問功德附

爾時韋使君再肅容儀禮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欲問和尚願大慈悲特爲解說師曰有疑即問何須再三使君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師言是使君曰弟子聞說達磨初梁朝武帝問朕一生已來造寺供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武帝悵悒不稱本情遂令達磨出境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爲說達磨意旨如何師言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供養布施設齋名爲求福不可將福便爲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師言見性是功平直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爲功德外行禮敬是功內心謙下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

生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師言東方人但淨心無罪西方人心不淨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造愆彼土念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西方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常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善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能淨能寂即是釋迦心起慈悲即是觀音常行喜捨名爲勢至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欲往路遙如何得達師言某甲與諸人移西方如剎那間目前便見願不願使君頂禮言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尙慈悲便現西

方、普願得見、師言、徒衆用心、一時得見西方、無疑即散、師言、世人
白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城門、外有五門、內有意識、心爲地、性是
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無身心壞、佛
向性中作、莫向外求、自性迷即是衆生、離迷即覺、覺即是佛、慈悲
即是觀音、喜捨名爲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
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鰐、
貪嗔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
彌倒、無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鱉絕、自心地上覺
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照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若除、
地獄一時消散、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衆聞
說、俱歎善哉、但是迷人、了然見性、悉皆禮拜、唯言善哉、普願法界

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修、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卽是自性西方、使君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爲教授、師言、吾與大衆作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依此行、雖在吾邊、如隔千里、頌曰、

說通及心通、
出世破邪宗、
只這見性法、
合理還歸一、
邪來煩惱至、
清淨至無餘、
如日處虛空、
法卽無頓漸、
愚人不可悉、
煩惱暗宅中、
正來煩惱除、
菩提本自性、
唯傳見性法、
迷悟有遲疾、
說即雖萬般、
常須生慧日、
邪正俱不用、
起心卽是妄、

淨性在妄中、
一切不相妨、
色類自有道、
覓道不見道、
行正則是道、
若真修道人、
自非却在左、
但自却非心、
自須有方便、
法元在世間、
菩提性宛然、

但正無三障、
常自見己過、
各自不相妨、
到頭還自懊、
自若無道心、
不見世間過、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打除煩惱破、
欲擬化他人、
勿令彼有疑、
則是自性見、
於世出世間、
一切盡打却、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偈修、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卽對面千里、各各自修、法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山、衆若有疑、却來相問、爲衆破疑、同見佛性、時在會道俗豁然大悟、咸讚善哉、俱明佛性、

九諸宗難問

大師出世、行化四十餘年、諸宗難問、僧俗約千餘人、皆起惡心、欲相難問、師言、一切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頂禮、請事爲師、願爲弟子、如此之徒、說不可盡、若論宗旨、傳受壇經者、卽有稟承所付、須知去處、年月、時代、姓名、遞相付囑、若無壇經稟承者、卽非南宗弟子、緣未得所稟、雖說頓法、未契本心、終不免諍、但

得法者、只勸修行、諍是勝負、與道相違矣、

十南北二宗見性

世人盡言南能北秀、未知事由、且秀大師在荊南府當陽縣玉泉寺住、能大師在韶州城東四十五里曹溪山住、法本一宗人有南北、何名頓漸、法卽一種、見有遲疾、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秀聞能說法徑疾、直指見性、遂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與吾到曹溪山禮拜、但坐聽法、莫言吾使汝去、汝若聽得、盡心記取、却來與說、吾看彼所見、誰遲誰疾、火急早來、勿令吾恠、志誠唱諾、禮辭便行、經二十五日至曹溪山、禮拜坐聽、不言來處、志誠一聞、言下便悟、卽起禮拜、白言、和尚弟子在玉泉秀和尚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忽然悟解、便契本心、和尚大慈悲、弟子

生死事大、又恐輪廻、願當教示。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志誠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志誠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師曰、煩惱菩提亦復如此。師問志誠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唯傳戒定慧、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志誠曰、秀和尚說、諸惡莫作、名爲戒、諸善奉行、名爲慧、自淨其意、名爲定。此是戒定慧、彼說如此、未審和尚所見如何、願爲解說。師曰、秀和尚所見、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啓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說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不。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等法、常見自性自心、即是自性等佛。師言、志誠聽吾說、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

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師言：汝師戒定慧、勸小根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是真見性、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亦名十方國土、亦名恆河沙數、亦名三千大千、亦名大小藏十二部經。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之力。此名見性、志誠再啓、和尙如何是立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能立一切法。佛言：寂滅有何漸次？志誠禮拜便住曹溪、願爲門人、不離左右、復有一僧、名曰法達、常誦法華經、心常有疑、又不知正法之處、和尙

智慧廣大、願爲決疑、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上無疑、汝心自疑、汝心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則是持經、吾不識文字、汝取經來、誦之一遍、吾聞即知、法達取經、便讀一遍、師知佛意、乃與說經、師言、法達、經無多語、七卷盡是譬喻因緣、如來廣說三乘、只爲世人根鈍、經文分明、無有餘乘、唯一佛乘、汝聽一佛乘、莫求二乘、迷却汝性、且經中、何處是一佛乘、吾聞汝誦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正法唯有十六字此法如何解、如何修、汝用心聽、吾爲汝說、師言、法達、人心不思、本來寂靜、離却邪見、即大事因緣、內外不迷、即離兩邊、外迷著相、內迷著空、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出現於世、心開何事、開佛知見、佛由覺也、分爲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此名開示

悟入從上一處入、即覺知見、見白本性、即得出現在師言、吾勸一切人、於自心地、常開佛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嗔嫉妬、譏佞侵害、自開衆生知見、世人心正、常起智慧觀照、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莫開衆生知見、即見出世師言、法達此是法華經一乘義、向下爲迷人故、汝但依一佛乘、師言、法達心行轉法華、不行法華轉、心正轉法華、心邪法華轉、開佛知見轉法華、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轉經、自心若不念念修行、即常被經轉、法達一聞、言下大悟、涕淚悲泣、自大師言、實未曾轉法華、七年被法華轉、念念願修佛行、師言、行佛行是佛、其在會者、各得見性、復有一僧、名曰智常、禮拜啓和尚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願爲教授、師曰、汝向自心見、莫著外法相、無四乘法、人心自有四

等、見聞轉讀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行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作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誦、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知、自悟自行、是四乘義、又玉泉寺有一童子、年十三歲、南陽縣人、名曰神會、來至曹溪、禮師三拜問曰、和尙坐禪、還見不見、師以拄杖打三下、却問、吾打汝還痛不痛、答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曰、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所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卽同凡夫、應生瞋恨、師言、神會小兒、向前見不見是二遍、痛不痛屬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來弄人、神會禮拜悔謝、更不敢言、師曰、汝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心悟卽自見性、依法修

行、汝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代汝迷不得、汝若自見、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見、問吾見、不見、神會禮經百拜、求謝、憊過、請事爲師、不離左右、

十一教示十僧傳法 滅度年月附

爾時、師喚門人法海、志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報言、吾滅度後、凡爲入師、改易者多、汝等十人向前、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爲一方師、吾今教汝諸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

三科者、陰界五陰者、色受想、十二入者、外六塵、內六門、六塵者、六門者、眼、耳、身、意、各十八界者、六門、六塵、六自性、含萬法、名_名、若起思量、即是轉識、有_有一識、十八界者、六門、六塵、六

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三六十八由自性用自性邪、起十八邪、合自性正、起十八正、惡用即衆生、善用即是佛、用由何等、由自性對解用即通一切法、自身是佛、外境無情五對、天地對、陰陽對、日月對、明暗對、水火對、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爲無爲對、有色無色對、有漏無漏對、色與空對、有相無相對、凡聖對、僧俗對、動靜對、清濁對、老少對、大小對、自性起用十九對、長短對、邪正對、亂定對、戒非對、曲直對、癡慧對、愚智對、慈毒對、實虛對、險平對、煩惱菩提對、悲苦對、瞋喜對、捨慳對、進退對、生滅對、常與無常對、法身色身對、化身報身對、都三十六對、師言、此是對法、若解用即通貫一切經、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執全空、唯長無明、又却謗經、言不用文字、師曰、說法之

人口云不用文字、世人道者、盡不合言、正語之時、即是文字、文字
上說空、本性不空、即是文字、無邪心、即自大道、不立文字、只這不
立兩字、即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
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著相於外、而求真戒、廣立道
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不勸依法修行、莫百
物不思、於道自生質礙、若聽說不修、令人返生邪念、但能依法修
行、常行無相法施、師言、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
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答、問無將有答、問凡以聖
對、問聖以凡對、問一邊將一邊對、二法相因、生中道義、教汝一問、
餘問一依此作三十六對法、即不失理也、吾今教汝一答、人問何
名爲暗、答云、明是因、暗即緣、有明、明沒即暗、但無明暗、以明顯暗、

以暗現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師教十僧已報言、於後傳法、遞相教授壇經、卽不失宗旨。汝今得了、遞代流行、後人得遇壇經、如親見吾、教示十僧、汝等抄取、代代流行、若看壇經、必當見性。大師先天元年、於新州國恩寺造塔、至二年七月八日、喚門人告別、師言、汝等近前、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爲汝破疑、當令迷盡、使汝安樂。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唯有神會、不動神情、亦無涕泣。師曰、神會小師、却善不善等、毀譽不動、餘者空得、數年在山、修行何道。汝今悲泣、爲憂阿誰、若憂不知去處、吾自知去、吾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等、汝等悲泣、爲不知吾去處、知吾去處、不合悲泣。法性體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等說一偈、名曰真假動靜、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

依此修行不失宗旨衆僧作禮請師說偈

一切無有真、不以見於真、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若能自有真、離假即非真、
自心不離假、無真何處真、有情即解動、
無情即不動、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能善分別相、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是見、即是如真用、報諸學道人、
努力自用意、莫於大乘門、却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即共論佛義、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此宗本無諍、諍即失道意、

執迷諍法門、自性入生死、

時衆僧聞、知大師意、更不敢諍、各自攝心、依法修行、一時禮拜、卽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問曰、和尚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師言、吾於大梵寺說法、直至今日、抄錄流行、名法寶壇經、汝等守護、度諸群生、但依此說、是真正法、師言、法海向前、吾滅度後、二十年間、邪法繚亂、惑我正宗、有一南陽縣人、出來不惜身命、定於佛法、堅立宗旨、卽是吾法弘於河洛、此教大行、師曰、汝今須知、衣不合傳、汝若不信、吾與汝說先聖達磨大師傳衣偈、據此偈意、衣不合傳、汝聽、偈曰、

吾本來東土、說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師曰、吾有一偈、亦用先聖大師偈意、

心地含種性、法雨卽花生、頓悟花情意、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令門人散衆相謂曰、大師多不久住世間、師至先天二
年八月二日食後報言、汝等各著位坐、今共汝別、時法海問曰、此
法從上至今、傳受幾代、願和尚說、師曰、初

六佛

釋迦第七

迦葉

阿難

商那和修

優波掬多

提多迦

彌遮迦尊者

波須密多

佛陀難提

伏駛密多

脇尊者

富那夜奢

馬鳴

迦毗羅尊者

龍樹

迦那提多

羅睺羅多

僧伽那提

僧迦耶舍

鳩摩羅駄

奢耶多

婆修槃頭

摩拏羅

鶴勒那

師子比丘

婆舍斯多

不如密多

般若多羅

菩提達磨

北齊惠可

唐僧璨

唐道信

唐弘忍

吾今惠能

師曰、吾今付法於汝、汝等於後、遞相傳授、須有稟承、衣約莫失宗旨、法海白言、和尙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自性、師言、汝聽後代迷人、若識衆生、卽見佛性、若不識衆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衆生、見自心佛性、汝悉心聽、吾與汝說、後代之人、欲求見佛、但識衆生、師曰、只爲衆生迷佛、非是佛迷衆生、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自性平直、衆生是佛、自性邪儉、佛是

衆生、師言、法海汝等心若險曲、卽佛在衆生中、一念平直用心、卽是衆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真佛偈、後代迷人識此偈意、自正本心成佛、

校訂者曰、此間「自性真佛偈」其他脫漏アリ、

名無字、恐汝心迷、不會吾意、吾今再囑、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汝等違法、縱吾在世、終無有益、大師言訖、夜至三更、奄然遷化、大師春秋七十有六、師遷化日、寺內異香氣氤、經于七日、感得山崩地動、林木變白、日月無光、天地失色、群鹿鳴悲、至夜不絕、先天二年八月三日、夜三更時、於新州國恩寺圓寂、餘在功德塔記具述、至十一月、韶廣二州門人、迎師神座、向曹溪山葬、忽於龕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勅立碑供

養泊乎法海上座無常以此壇經付囑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圓會遞代相傳付囑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中見也

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卷終

道元書

(附箋)

「墨付八十四折」